

大唐游侠传

目 录

- 第廿八回 颠沛流离悲百姓
饥寒交迫涣军心519
- 第廿九回 凄凉蜀道人少行
宛转峨眉马前死535
- 第三十回 英雄痛洒伤时泪
关塞萧条行路难560
- 第卅一回 故都又见重归鹤
逋客何堪不了情579
- 第卅二回 虎穴藏身思报国
绣阁夜话识深心599
- 第卅三回 沐猴僭位徒貽笑
屠象逞威起杀机616
- 第卅四回 魔掌追魂难与敌
苦心为友怨何辞639
- 第卅五回 十年忍辱仇终报
再度寻儿恨未消659
- 第卅六回 绿林血债嗟难解
魔阵妖氛化不开675

- 第卅七回 忤罪解仇宁一死693
片言弭祸结新知
- 第卅八回 喜见娇儿疑梦境716
惊闻良友困危城
- 第卅九回 何愁强虏侵中土737
尚有将军树汉旌
- 第四十回 名城浴血留青史753
大侠捐躯表赤心

第二十八回
颠沛流离悲百姓
饥寒交迫涣军心

铁摩勒不觉起了疑心，暗自想道：“这贺昆不过是个小小的校尉，怎能直进宫门，与宇文通相会？再者，郭令公帐下多少能人可堪信托，这贺昆的底细，令公又已略有所知，却怎的还会差他来送捷报？嗯，看来其中有诈，怎地想个法儿使令公知道才好！”

这时，宫中早已惊动，宫人乱出，嫔妃奔窜，哭声喊声，嘈成一片！铁摩勒已无暇追寻贺昆的下落，只得随着人流，涌向延秋门。

但见无数宫娥美女，抢地呼天，攀着车辕，想要挤上车去。但每一辆车的旁边，都有卫士防护，在这关头，已顾不得惜玉怜香，起初卫士们还只是把他们推开，后来高力士喊道：“谁敢强自登车的，将他们的手斫了！”果然斫下了几双血淋淋的粉臂，好不容易才驱散了那些宫娥太监。

铁摩勒对此情景，惨不忍睹，忽听得宇文通笑道：“你在这里发呆作甚么？还不快去伺候公主？”

这时宫门已经打开，数十辆车驾，纷纷涌出，铁摩勒认得有黄盖的是皇帝的车驾，长乐公主乘的是那一辆车，却不知道。

他策马越过几辆宫车，正想找个太监问问，忽听得身边一辆宫车，有个娇媚的声音笑道：“姐姐，你瞧瞧，这个小伙子倒长得怪俊的，以前没有见过，喂，你是新来的卫士

么？”

铁摩勒抬头一看，见是两个妖艳的女人，心里正自想道：“这两个女人怎的如此肆无忌惮？简直不知羞耻。”宇文通已是纵马过来，就在马背上打躬作揖，笑道：“这是皇上新授的虎牙都尉铁铮，刚刚上任，未知宫廷礼数，两位夫人见谅。铁铮，你还不快来行礼，这位是韩国夫人，这位是虢国夫人！”

铁摩勒这才知道是杨贵妃的两个姐妹，又是感慨，又是讨厌，心想：“多少大臣都不能同行，皇家的兄弟姐妹却凭着什么功劳都得追随圣驾，还要我们伺候！”想至此处，不觉“哼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对不住两位夫人，我奉命护驾公主，请恕我不能伺候你们了。”呼的一鞭，赶马向前，头也不回，气得韩国夫人、虢国夫人面红耳赤。

宇文通追了上来，笑道：“这两位夫人的权力比公主还大得多，你不知道么？”铁摩勒板着面孔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你知道你去巴结她们去！”

宇文通怔了一怔，又笑道：“小伙子，脾气好大呀！不过，你也有你的道理，公主对你青眼有加，你还是专心去讨好公主更妙！”

铁摩勒大怒道：“我铁某可是从不懂得逢迎谄媚的人，宇文将军，你休胡说！”

宇文通面上一阵青一阵红，尴尬之极，勉强笑道：“铁都尉，我这是为了你的好啊！你不领情，那就随便你吧，我管不着！”讪讪走开，隐隐的发出了两声冷笑。

铁摩勒找到了一个执事太监，那太监告诉他，前面那顶圆顶官车，就是长乐公主的车驾，铁摩勒赶上前去，满怀委

屈的禀道：“铁铮在此，听候使唤！”

长乐公主半启车帘，露出脸来微笑问道：“铁铮，你和宇文都尉是在吵架么？”铁摩勒脸上一红，说道：“没什么，只因人声嘈杂，说话大声点儿。”

长乐公主笑了一笑，也没再说什么，只吩咐铁摩勒的坐骑要旁着官车，不可离开太远。过了一会，长乐公主忽又探出头来，问铁摩勒道：“你和王伯通是相识的么？”铁摩勒变了面色，迟疑未敢答话，长乐公主笑道：“他是叛贼，你是护驾功臣，纵然相识，也没牵连，你据实说吧。”铁摩勒只得说道：“不敢欺瞒公主，那王伯通是我的仇人！”

长乐公主诧异道：“这倒奇了，你和王伯通的女儿不是很要好么？她怎么会……”铁摩勒道：“王伯通是打家劫舍的大强盗，我的家人就是给他杀掉的。至于他的女儿，则是我在闯荡江湖的时候认识的，那时我还不知道她就是仇人的女儿。后来知道了，但见她行事与父兄有别，所以不拟向她寻仇，但也说不上有什么交情。”

长乐公主道：“哦，原来如此，你倒是见事清楚，恩怨分明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王伯通与你结下的仇，本不该他的女儿担当。”

两人说了一阵闲话，长乐公主与他讨论剑法，她将公孙大娘传授给她的剑诀背给铁摩勒听，请铁摩勒指教。公孙大娘是当代数一数二剑术大师，剑学精深尚在段珪璋之上，不过因为长乐公主火候未到，未能运用自如，所以才敌不过精精儿。铁摩勒嗜武如狂，他最初与长乐公主谈话，不过是敷衍敷衍而已，一到讨论剑法，却不由得精神勃发，与长乐公主倾谈，滔滔不绝。

长乐公主从车内抛出一颗梨儿，说道：“铁都尉，你吃颗梨儿，解解渴吧。”铁摩勒道：“谢公主赏赐。”长乐公主叹口气道：“一颗梨儿算不了什么，但只怕离了长安，再过些时，要吃它也不容易了。”铁摩勒也不禁黯然，勉强安慰公主道：“公主安心，咱们不过是暂时走难，总有回来的一天。”他一时改不了口，忘了秦襄的吩咐，又把“驾幸”说成了“走难”，幸而公主似乎也没留意。

说话之间，忽听得兵士喧哗，铁摩勒回头一看，见后面一团火光，却原来是兵士们在放火烧一座桥梁。

火光融融，惊动了玄宗，停车查问。杨国忠奏道：“这是臣下的主意，焚毁桥梁，以防追者。”宗玄叹道：“百姓各欲避贼求生，奈何绝其生路！”乃命高力士率军士速往扑灭之。杨国忠碰了一鼻子灰，做声不得。

走了一会，驾过“左藏”，这是皇家的一个仓库所在，玄宗又见有许多军役，手中各执草把在那里伺候，玄宗因又停下车驾问其原故，杨国忠奏道：“左藏积有粮食财货颇多，一时不能载去，将来恐为贼所得，臣意欲尽焚之，无为贼守。”玄宗愀然说道：“贼来若无所得，必更苛求百姓，不如留此与之，勿重困吾民。”遂命高力士叱退军役，驱车前进。

铁摩勒见此两事，心中想道：“如此看来，这皇帝尚知爱惜子民，杨国忠却全不顾念百姓，大唐的江山，坏就坏在他们这班人手里。”却不知这正是玄宗的权术，在逃难之际，宗庙难保，自不能不笼络民心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纵是权术，他到底也要比杨国忠宽厚一些，聪明一些。

逃难途中琐事，不必尽表。只说由于“圣驾”仓皇避难，

所带的粮食并不充足，初时还可以就地补给，那知“圣驾”一逃，风声四播，各地的官员百姓，都知道官家已放弃了京城，贼兵指日可到，俱先逃难。玄宗车驾所过之处，十室九空！数日之后，到了咸阳的行宫——望贤宫，行宫的留守官兵，也尽都逃了，日已晌午，随从军士，犹未进食。

幸喜咸阳郊区，还有一些百姓，护驾大将军陈元礼命令军士进村搜寻食物，百姓或献粝饭，杂以麦豆，不但军士们甘之如饴，王孙辈也争以手掬，食之须臾而尽，玄宗命以金钱重酬，百姓多痛哭失声，玄宗亦挥泪不止。

众百姓中有个白发老翁，携了一篮食物，军士纷纷向他拥去，他却推开军士，说道：“我这是要献给皇上的。”篮中所有，也不过是一些粗饭，军士道：“皇上那里会吃你这些东西，还是给了我们吧。”那老翁大声说道：“我是要皇上知道甘苦，我还有话要奏禀皇上。”说也奇怪，那老翁衰颜白发，气力却是惊人，他昂然直走，兵士们竟给他推得东倒西歪。

秦襄听得喧闹，走过来看，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郭老前辈，原来是你。”原来这个老翁名叫郭从瑾，少年时候，也曾是一位名震江湖的侠客，中年之后，闭门隐居，传了一个徒弟，他的徒弟比他的名头更响，乃是与段珪璋南霁云差不多齐名的金剑青囊杜百英。

秦襄认得是他，问知来意，便道：“老丈请稍待片刻，容我先行奏禀。”

玄宗听得有乡中父老来献食物，并求觐见，大为感动，说道：“寡人无道，重负百姓，流离之际，尚有父老雪中送炭，能不汗颜？”秦襄奏道：“得民者昌，民心未失，大唐之福也。”玄宗便令秦襄引郭从瑾来见。

郭从瑾道：“这是老百姓日常所吃的糙饭麦豆，请陛下尝尝，但愿他日升平，毋忘此时之苦！”玄宗那里咽得进口，但为了笼络民心，只得假惺惺的吃了一点，赞道：“有情白水胜美酒，这篮麦饭，是父老对朕的爱戴之心，实胜于大内珍馐！”

郭从瑾涕泣进言道：“安禄山包藏祸心，已非一日，当时有赴阙若言其反者，陛下辄杀之，使得逞其奸逆，以致乘舆播迁。所以古圣王务延访忠良，以广聪明也，犹记宋璟为相，屡进直言，天下赖以安；然频岁以来，大臣皆以直言为讳，唯阿谀取容，是以阙门之外，陛下俱不得而知。草野之人，早知有今日久矣；但九重严邃，区区之心无路上达，事不至此，何由得睹天颜而诉语乎？”

这番说话听得在皇帝旁边侍立的杨国忠和高力士等辈，面色全部变了。玄宗顿足嗟叹道：“此皆朕之不明，悔已不及。多谢老丈直言。”解下玉带，温言谢遣。

铁摩勒已向秦襄问知他的来历，待郭从瑾告退，便道：“郭老前辈，我送你一程。”郭从瑾认不得他，有点诧异，秦襄道：“这位铁都尉刚从九原来，月前尚与令徒百英兄在一处。”郭从瑾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老朽也正想投往郭令公军中。”

铁秦二人将郭从瑾送出五里之外，铁摩勒告诉他杜百英在金鸡岭辛天雄处，临分手时又想起一事，再拜托郭从瑾道：“郭老前辈若是见到令公，请转告他我在长安曾见到贺昆，恭贺的贺，昆仓的昆，此人与宇文通往来甚密。请令公小心。”

回来途中，秦襄听了铁摩勒细说贺昆之事，对宇文通也

起了疑心，但叮嘱铁摩勒不要多言，暗中留意。

过了咸阳，逃难的生活更是越来越苦，兵士逃亡，日有所闻，不消多日，十停中便已走了三停。这日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马嵬驿，忽然碰到了一场大风雨，打得旌旗零落，人仰马翻，车篷破漏，衣甲不全，无法再往前行，只好到树林中避雨，找到了一个破庙，给皇帝贵妃王子们栖身，士兵们则只好躲在大树底下任由雨打。

这场雨一连下了数日，积水成灾，桥毁路坏，前行不得，后退不能，大队人马被困在马嵬驿，这时已是初秋时分，气候渐冷，兵士衣单，当真是饥寒交迫，苦不堪言！

从长安带来的军粮早已吃光，沿途从民间搜索来的粮食有限，要留供御厨与及杨国忠等皇亲国戚享用，士兵们只好屠杀马匹，采摘野菜充饥，过不了几天，军马屠杀殆尽，野菜也难以寻觅了。将士饥疲，都怀愤怒，怨声四起。

铁摩勒与士兵们同甘共苦，深知士兵们的怨愤，心中忧虑，难以言宣。这日幸喜雨已停了，但尚未放晴，铁摩勒上山打了两只獐子回来。晚上熬了一大锅肉汤与士卒们同喝。

他们在林中燃起野火，那锅肉汤每人分不到一小杓，士兵们聚在一起，大发牢骚，十个有九个都在痛恨杨国忠，有的还骂到了杨贵妃！杨国忠的卫士也听到了，在群情汹涌之下，他们那敢前来干涉，只有远远避开，佯作不闻。

士兵们中有人叹道：“看来咱们已是注定了要命丧他乡，这副骸骨，不知埋在那个荒山野地？”愤气未平，乡思又起，也不知是谁先哭出了声，顿时间呜咽之声四起，饶是铁摩勒这样的硬汉子，也不禁心酸。他既是伤心，又是忧虑，心中想道：“士气沮丧，一至如斯，若然碰到敌人，准得一败

涂地！”

有个擅于吹笛子的小兵，吹起了家乡的曲调，又有一个军中的小主簿（掌管文书的官儿）用嘶哑的声音，唱起了杜甫的一首诗：“支离东北风尘际，漂泊西南天地间，三峡楼台淹日月，五溪衣服共云山，羯胡事主终无赖，词客哀时且未还，庾信平生最萧瑟，暮年诗赋动江关。”

这诗是杜甫咏怀古迹诗五首之一，说的是南北朝文人庾信的故事，他在南朝的梁亡之后，流落于西魏北周，终于老死他乡，曾作有“哀江南赋”表达乡思，充溢了故国兴亡之感。杜甫此语借古迹咏怀，以庾信自况，也是自伤飘泊的。

唐朝诗风最盛，尤其李杜二人的诗篇，当时差不多人人都能吟诵，士兵们纵使不知庾信其人其事，也略解诗中之意；纵使不解诗中之意，也听得出诗中那种愁思。“支离东北风尘际，飘泊西南天地间……”这两句诗一唱起来，叹息声与啜泣声便此起彼落了。

铁摩勒不忍再听下去，悄悄离开，忽地有个宫女从林中闪出，说道：“铁都尉，我正在找你，公主有请！”

铁摩勒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夜已深了，这个时候去谒见公主，怕不便吧？”那宫女道：“公主不在‘行宫’，她在后面的林子里等你，有紧要之事与你商量，你快去吧。”

皇家有皇家的规矩，这时虽是逃难之际，皇帝住的也是座破庙，但依然要尊称为“行宫”。在“行宫”周围的数十丈方圆之地，除了是龙骑侍卫之外，其他随从将士，都不许踏进，破庙后面的一片林子，也列为禁地，铁摩勒不是龙骑侍卫，但他官封“虎牙都尉”，是散骑侍卫的副统领，又是皇帝特别指定他护卫公主的，所以可由公主的侍女将他引入林

子。

铁摩勒听说公主有紧要之事，心头一震，他是奉命要听公主调度的，只得不避嫌疑，跟随那个宫女去见公主。

日间雨势已收，这时云开月现，下了将近十天的雨，今晚方始再见月光。铁摩勒踏进林子，月光下，只见公主衣裳淡雅，独自一人，立在一棵老松下，向他招手。那宫女早已悄悄的溜走了。

铁摩勒屈下半膝施礼禀道：“铁铮参见公主，不知公主何事见召？”长乐公主伸出纤纤玉手，说道：“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不必拘礼。”便要扶他，铁摩勒着了慌，连忙站了起来，闪过一边，说道：“多谢公主厚待，但君臣之礼，不可废了。”

长乐公主秀眉微蹙，幽幽说道：“在这时候还说什么君臣之礼，你难道不可以将我当作朋友看待吗？我最不欢喜你在我面前拘拘束束的。”

铁摩勒只得与她并肩坐了下来，长乐公主道：“这些天来，你们是受尽了苦楚了。”铁摩勒道：“但得皇上和公主平安，我们受点苦算不了什么。”长乐公主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都是我家害苦了你们，唉，在这种乱世，生在帝王之家，也真是不幸。铁铮，我倒是真羡慕你在江湖上的闯荡生涯呢！倘若我不是公主，我也想到四方走走，随你闯荡江湖，那有多自由自在呀。就不知我的本领可够得上在江湖闯荡吗？”

铁摩勒心中一跳，低头说道：“公主说笑了。”长乐公主正容说道：“我这才不是说笑呢，铁铮，你不懂我的心事的。”

铁摩勒定了定神，问道：“听说公主有什么紧要之事？……”长乐公主打断他的话道：“你们受尽了苦楚，这还不是紧要之事吗？”铁摩勒不觉又是一怔，一时间未明其意。长乐公主叹道：“你忠心耿耿，受冷抵饥，毫无埋怨，士兵们可不见得都似你那样忍受得了吧？铁铮，我把你当作心腹之人，你也得把实情告诉于我。”

铁摩勒道：“士兵们遭受风吹雨打，且又衣食不全，少少的埋怨，那自是难免的。但他们也明白，这都是朝中出了奸臣的原故。”铁勒摩讲得很谨慎，也没敢直指出杨国忠之名。

长乐公主叹道：“你不要瞒我了，何止少少的埋怨，那简直是怨气冲天，他们对杨国忠是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。”

铁摩勒颇感惊奇，“公主，你已经知道了？”

长乐公主道：“今日河源军使王思礼从前方来，^见觐见父皇。父皇问他前方军情，他就先哭起来。他说自圣驾离京之后，士气更为不振。父皇问他：‘是埋怨朕抛弃了他们吗？’王思礼说：‘那倒不是。他们说，皇上以万乘之尊，离危城，幸西蜀，保国脉，图久安，那是应该的。只是有些深受皇恩的大臣，在这危难之际，却不敢挺身抗贼，只图保全一家富贵，甚至倚恃圣宠，还在作威作福。军士们却是心有不甘。只要皇上赏罚公平，有功者赏，有罪者罚，士气自能振作。’我父皇听了，当然知道他所指的是谁，默然无话，过了好一会子，方始说道：‘朕知道了，卿家忠直，堪为栋梁。’即加封王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，但对于他要赏罚公平的奏请，却不置一辞！”

铁摩勒道：“朝廷赏罚，我不敢妄参末议，但据我所知，即在羽林军中，也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都愿皇上大振乾纲，去奸佞而任贤臣。”

长乐公主道：“王思礼在我父皇跟前，还不敢说得很明白，后来他临行时，与护驾大将军陈元礼密议道：‘杨国忠召乱起衅，罪大恶极，人人痛恨，除非即杀此贼，否则天下离心！’陈元礼道：‘兹事体大，容我缓图。’陈元礼是碍着杨贵妃，投鼠忌器，不敢下手。他知道我得父皇宠爱，大约也还隐约知道我对杨家有点不满，暗地里来见我，将王思礼的话都告诉了我，叫我设法为国除奸。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？父皇宠爱我，更宠爱杨贵妃，我一在他跟前提起杨国忠，他就摇头叹气，不准我再说下去。如此犹疑不决，只怕大唐江山，就要断送在杨家手上。”

铁摩勒听得热血沸腾，冲口说道：“公主若有用到小人之处，小人万死不辞！”刚说到此处，忽听得那侍女在林里边一声咳嗽，公主瞿然一惊，低声说道：“有人来了。你，你想个法子吧，但切不可轻举妄动。”公主扶着侍女，躲入林中，就在此时，便听得有人哈哈大笑。

铁摩勒一看，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宇文通。宇文通笑道：“铁都尉好闲情逸致，独自一人在这里赏月么？”铁摩勒道：“我是来巡查的。”宇文通道：“哦，你是来巡查的？可发现有什么可疑之人躲在林中么？我也似乎听得人声，咱们去仔细搜查一番吧！”铁摩勒忐忑不安，他问心无愧，但却怕公主受人闲话，连忙说道：“不劳宇文将军费心，我已搜查过了，并无可疑的物事。”宇文通哈哈大笑，忽地压低声音说道：“铁都尉，你是在等人吧？你真的没有发现什么？我

倒见着一个影子，像是长乐公主的侍女。”铁摩勒知道他还未发现长乐公主，大着胆子道：“宇文将军休得取笑。怕是你眼花了吧？我怎么没有见着。”

铁摩勒生怕宇文通定要搜查，那知宇文通忽地又是一阵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铁都尉，既然你不是等人，那就随我去吧，有人在等着见你呢！”铁摩勒还以为他说的是公主，含嗔说道：“宇文将军，别尽管开玩笑啦，我，我……”他想说的是：“我是奉命护卫公主，公主若要召我，自会遣内侍前来。”但他刚说得一句，宇文通便打断了他的话，正容说道：“谁和你开玩笑，相国命我请你！”

铁摩勒大吃一惊，纳纳说道：“甚么？杨，杨相爷要等着见我？”宇文通大笑道：“你是受宠若惊了吧？哈哈，你这小子真好造化，快随我来！”一副亲热的神气，拉着了铁摩勒。

铁摩勒惊疑不定，蓦地把心一横，想道：“最多不过一死，我怕他杨国忠作甚？他要见我，我就正好相机把他杀了！”

杨国忠住在古庙的后座，另有门户出入，铁摩勒随着宇文通，从侧门进入，只见两廊之下，布满杨国忠的亲兵，杨国忠坐在堂上，宇文通便上前禀道：“铁都尉来了。”

杨国忠一脸奸笑，说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！铁都尉，你是护驾有功之臣，我只因事忙，不然早就想见你了。免礼，免礼，来，来，来，请到这边坐下。”

铁摩勒面对奸臣，不由得满腔怒火，便要下手除奸，却忽地想起公主“不可轻举妄动”的吩咐，再而想道：“不错，天下人都痛恨杨国忠，但要平民愤，那最好是由皇上明正典刑，再不然也该由军士们光明正大的声讨他的罪状，将他处

死，这才能消得众人的怨气。有宇文通在此，我未必便能把他杀了；即能把他杀了，民意无由上达，也还是便宜了他！”要知铁摩勒虽是热血汉子，却并非鲁莽之徒，他深思熟虑之后，便冷静下来，向杨国忠行了一个军礼，问道：“不知相爷召见，有何吩咐？”

杨国忠道：“我最赏识年青有为之人，铁都尉，你武艺超群，又有保驾的大功，只要好自为之，定卜前途无限，目前这个职位，还是委屈了你啊！”

杨国忠皮笑肉不笑的双眼斜睨，见铁摩勒动也不动，毫无表示，不觉有点尴尬，宇文通的座位与铁摩勒相邻，连忙用肘碰了铁摩勒一下，说道：“铁都尉，相爷有意提拔你，你还不道谢？”

铁摩勒淡淡说道：“多谢相爷美意，铁铮来给皇上当差，保护圣驾，那是份所当为。蒙皇上额外加恩，封官赐爵，已是自觉非份了，那里还能说得到委屈二字？”

杨国忠怔了一怔，随即哈哈笑道：“铁都尉，你不矜功，不夸劳，真是有古大将之风，老夫更敬重你了。但俗语说得好，人望高处，水望低流。你难道就当真不思上进了么？”

铁摩勒道：“无功不受禄。相爷虽是想抬举铁某，铁某却愧不敢当。”

杨国忠误解了铁摩勒之意，呲牙裂齿的笑道：“铁都尉，只要你领会得老夫的一番好意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日子还长着呢，你何愁没有报答老夫的时日？”

说至此处，杨国忠忽地压低声音，问铁摩勒道：“听说军中对老夫颇有怨言，你有所闻么？”

铁摩勒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杨国忠叫他前来，乃是想策

络他的。与铁摩勒在一起的那班士兵痛骂杨国忠之事，想来杨国忠的侍卫也早已禀告他了。

铁摩勒佯作不知，反问道：“有这样的事情么？卑职倒未有知闻，不知他们怨些什么？”

杨国忠胀红了脸，铁摩勒推托不知，他却如何好把士兵们骂他的话转述出来？

但杨国忠毕竟是老奸巨滑，想了一想，便又说道：“目下暂时受困，军士们有点牢骚，那也是难免的。老夫蒙受主恩，也难免有人妒忌。所虑者是奸人从中挑拨，煽惑军心，与老夫作对。铁都尉，你是个聪明的人，若有能为老夫尽力之处，老夫决不会忘了你的好处。”

铁摩勒道：“铁铮生性愚鲁，还是不明白相爷的意思。”杨国忠侧目斜睨，眼光从铁摩勒的身上移开，向宇文通睨了一下，宇文通连忙笑道：“铁都尉，你还当真不明白么？相爷是想要你做他的耳目，有什么人与相爷作对，你知道了就该立即禀报相爷。”

铁摩勒心头火起，想道：“原来杨国忠竟敢要我作他的走狗，哼，哼，他还未知道我是何等样人。”正要发作，却见一个校尉走上堂来。

杨国忠喝道：“我与铁都尉有要事相商，不见外客！不是早就吩咐过你们的吗？”那校尉屈膝禀道：“是李公公和回纥使者求见。”

原来这校尉所说的“李公公”即是东宫内侍李辅国，在太監之中，他的权力和地位仅次于高力士，极得玄宗之宠，所以加封他为“东宫内侍”。

杨国忠听说是李辅国亲自前来，而且还有回纥使者，不